

浅谈烟花爆竹的另一面

燃放烟花爆竹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庭燎”、“爆祭”。“庭燎”就是在院子里点燃一堆火,用以除秽辟邪。“爆祭”指通过燃烧篝火以敬神驱邪,在柴火燃烧期间会发出一些声响。到唐宋时期,过年燃放爆竹的民俗已经比较普遍了。“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此“爆竿”,意思是将一支长竹竿燃烧,听竹竿燃烧过程中劈劈啪啪连续炸裂的声响。发展到宋代,火药的普及让“烟花”发明成为现实。明清时期,燃放烟花爆竹的寓意增加,包括爆竹除疫、辟邪、辞旧、封门、接神、破五等寓意。清末及民国以来,燃放烟花爆竹一直是各地春节民俗文化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熟悉的烟花爆竹。鞭炮的由来是由炼丹家经过不断的化学试验,发现硝石、硫磺和木炭合在一起能引起燃烧和爆炸,于是发明了火药。有人将火药装在竹筒里燃放,声音更大,从而代替了用火烧竹子的古老习俗。北宋时,中国民间已经出现了用纸卷裹着火药的燃放物,还有单响和双响的区别,改名“炮仗”,后又改为“鞭炮”。

在火药发明之前,只有“鞭”,没有“炮”。人们甩鞭子,鞭子的尾部发出“啪”的声响,这种动作作为一种礼仪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火药发明以后,制作的“火药爆竹”,有些“火药爆竹”的声音与鞭子甩动的声音类似,所以就出现了“鞭炮”的说法。

而过年过节放烟花爆竹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习俗,是中华文明古国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在我国古代有“年兽”的传说,每当过年那天,凶猛的年兽就要出洞,伤人扰民。古代先民为了制服年兽,用篝火驱逐。后来发现年兽怕响声,就燃烧毛竹发声,或锣鼓打鼓驱逐。又后来先民发明了火药,就用燃放鞭炮的方法驱逐年兽,延续至今。

在我国唐朝时期,经济繁荣昌盛,百姓过着安居乐业,快乐幸福的太平盛世生活,由李暉发明的烟花,燃放出五颜六色的光芒,非昔比美丽,给节日增添许多情趣和喜庆。到宋朝中期,烟花发展到盛世,进入普通百姓家。烟花距今有

1300多年的历史,至今新旺还衰。现在燃放烟花爆竹运用于各大喜庆场景和重大节日。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给节日增添了隆重喜庆的气氛,增添了无穷的年味感。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烟花爆竹。

我们不熟悉的烟花爆竹。关于烟花的发明,民间有许多传说。其中“爆竹祖师”李暉的故事,流传最广。《唐史》载:李暉,江南西道袁州府上栗麻石人氏,生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四月十八日,唐太宗李世民被山鬼迷惑,久治无效,遂诏书全国求医。时年24岁布衣猎人李暉应诏揭榜,借打猎用土铳原理,采用竹筒装入硝,爆逐山魃邪气,使皇上龙体康复,遂封李暉为爆竹祖师。上栗人历来对李暉顶礼膜拜,早在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在始建于东晋九年(公元354年)的上栗南街圣观中设立了“爆竹祖师李暉之神位”,每年四月十八日李暉生日这一天,上栗从事爆竹业的人们都纷纷到此悼念祖师,沿袭至今。

但大家并不了解烟花爆竹除了作为一种民俗用品外,也曾被认为有一定的驱疫防疫的作用,而且还曾作为卫生用品出口到国外。

相传,我国古代几千年来,每到冬春时节,大多数时间都会发生大范围的不明病毒的流行性传染病,在当时被人们称为“瘟疫”。它的特点,一是发病速度快,二是蔓延范围广,三是没办法医治。因此,一旦发生“瘟疫”,死亡人数非常巨大,影响范围非常广阔。常常变成千里无人烟,到处是死尸的惨状。我们知道,火药的主要成分是硫磺、硝石、木炭,燃烧过程中释放的是二氧化硫,它与空气中的水分子形成一种溶胶,在没有人工合成抗生素的年代,这就是天然的空气消毒剂。

1924年第1期《潮州留省学会年刊》就登载了署名任我的一篇文章《爆竹的功用》,文章说“爆竹可以祛邪,爆竹怎么能祛邪呢?原来邪即是微菌,爆竹是一种消毒剂,许多传染病是由微菌的传播,人们不察,以为是有鬼,在这里作祟,烧爆竹的结果,果真能阻止他的传染,便以为这是爆竹祛邪了。其实不过是因为爆竹



竹里头的硫磺和空气中的氧气化合,生出二氧化硫,二氧化硫有杀菌的功效,所以把邪在空气中的微菌杀了,就不曾再传染。那哪里有什么鬼,和什么叫祛邪。”

1946年第21期《金融汇报》登载了署名王煦生的一篇文章《特产报道·浏阳鞭炮业之今昔》,文中有一段“战前我国曾以浏阳鞭炮参加芝加哥展览会博得各国人士好评,旋得政府奖许,列为卫生品,(因硫磺白硝,均能消毒解瘴),免除捐税,奖励出口,最近又得全国商联合会提请恢复原案,免税运销,湖南省参议会且曾决议,“请政府恢复列为卫生品原案,以利民生”。足见浏阳鞭炮关系对外贸易,与国计民生甚大”。

1937年第35期《宇宙风》署名老向的一篇文章《编爆在湖南》,文中说“自从湖南鞭炮运销到南洋群岛以及欧美各邦以后,鞭炮避疫消毒的卫生意义,更得到了科学的证明,无怪出口的量与值,在海关报告册上占了重要的数字”。

从晚清民国时候留下的爆竹商标“卫生喜爆”的印象上,也可以证明爆竹的卫生用品属性。

李著著的《走出历史的烟尘》中的一篇文章《伍连德:不该被遗忘的名字》,文中也称在伍连德防治东北鼠疫

的过程中也用到了爆竹,神奇的是用过爆竹之后,“人类与瘟疫角力的天平终于发生了倾斜”。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字星联,祖籍广东广州府新宁县(今广东台山市),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公共卫生学家,医学博士,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创始人,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1911年1月31日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大年初一,此时,傅家甸已经有1/4的人染鼠疫死亡。适逢春节,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伍连德认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爆竹里的硫磺同样有消毒的功效。大年初一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为165名,“此后日渐消减”,而且再也没有回升过。(摘自百科:《1910年鼠疫事件》伍连德)

烟花爆竹不是简简单单的民俗两字就能全面概括,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和背后的底蕴内涵,都值得我们继续去探索和思考。“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季已至,万物复苏,山河无恙,人间安宁。

前不久,一纸突如其来的“禁放令”,让河南孟州不少提前备货的鞭炮经销商陷入窘境,引发争议。在舆论关注的关注下,此事于近日迎来了最新进展。

据中国之声报道,针对“最严禁放令”之后,经销商手中存货无法销售,又无处退货,导致鞭炮在仓库甚至是商户个人家中堆积,以及其潜在的安全隐患等问题,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回应,将进一步加强“禁放令”之后的安全隐患监管。孟州市政府也表示,已由孟州市供销社原价回收爆竹,妥善解决问题。

“原价回收”经销商手中囤积的鞭炮,在“禁放令”之后给予当地经销商一定的转圜空间,与此前搞突袭下发“禁放令”的刚性措施相比,孟州这一后续的解决方案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补救措施,这也是人性化治理的体现,值得称赞。对此,当地一些鞭炮经销商也表示,“鞭炮被回收,解除了安全隐患,可以安心地过年了”。

然而,尽管孟州“最严禁放令”的结果令人欣慰,但是考虑该“禁放令”最初给当地民众带来的困扰,以及最初“一刀切”式的操作,尤其是在近些年“禁放令”频频引发争议的情况下,此事仍有一定的反思空间。

爆竹声中一岁除。众所周知,在传统的中国春节中,鞭炮的烟火味是必不可缺的。但是,随着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尤其是燃放鞭炮带来的噪声、污染以及安全隐患等诸多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人们对春节燃放鞭炮的态度也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转变。就现实来看,在城市中,春节燃放鞭炮已经越来越少,在不少传统氛围更加浓厚的农村地区,也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在春节燃放鞭炮。

当然,不论是出于环保角度,或者是安全角度,我们都乐见“不放或少放鞭炮”这种新的春节风尚,也能理解一些地方“禁燃禁放”政策的良好初衷。客观而言,民众对春节燃放鞭炮态度的转变,也少不了各地“禁限放炮”政策的宣传和推行,循序渐进的促进观念改变。而且,近些年一些地方推行“禁限放炮”的政策后,也不乏一些叫好和赞许的声音。

但问题是,任何观念的养成都不是一蹴而就,更不能靠一纸“禁放令”就可以实现。应该看到,春节放鞭炮,是历经千百年的古老习俗,即便在现代观念中,“少放甚至不放鞭炮”好处多多,也应该尊重以“在鞭炮中贺岁”的习俗。因此,试图依靠“禁燃禁放”强行移风易俗,显然是操之过急。

更何况,像孟州这样“禁放令”突如其来,还损害了一些经销商的利益,在当时难免让人觉得有些“任性”。强行“禁燃禁放”,孟州带来的教训也很深刻——不顾及民间传统习俗,与当地鞭炮经销商利益,强行“禁燃禁放”,在年关岁末的当下,无异于主动将自己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好在孟州及时地调整和纠偏,最终也拿出了让当地经销商满意的解决方案,让当地民众不必“闹心”地过年。但这也应该给其他地方一些警示,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在推行和实施环节也就更得讲究适宜的方式,尊重习俗,尊重民众的权利。单就春节“放鞭炮”这件事来说,与其用一纸禁令,不如加强观念的引导,巧妙用力,在循序中渐进,以形成共识,这样在推行“禁放”的过程中,自然也就不会遭遇无谓的阻力。毕竟推行“禁燃禁放”,最需要就是民众的参与、支持和配合。

移风易俗当避免操之过急

(法治周末)

春节燃放烟花爆竹习俗何去何从?

一种传统习俗的同时,还应考虑到推陈出新,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和需要。燃放烟花爆竹,更应注重的是除旧迎新、祭天祈年、娱乐欢庆、人情交融等精神内核的传承,外在的表现形态并不重要,不是非得用爆炸力破坏力惊人的火药材质制作烟花爆竹,现代科技的“电光石火”亦可替代。

围绕烟花爆竹“禁与放”的常年争论,事关公益民生,已成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历史的滚滚长河中,没有不变异的民俗文化。要注重千年习俗的缅怀和精神传承,也要顺应大发展的时代潮流,防止一些人为了摆阔、炫富、发泄等而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地燃放烟花爆竹所带来的震天巨响、硝烟弥漫、安全事故、环境破坏,这就呼唤法律的及时出台与执法的有效跟进。

“法治是妥协的正义”,烟花爆竹的禁与放,既是争论双方的论战,也是安全、环保与传统、习俗的博弈,还是一场民俗与管理的交锋。如何顺应时代变革要求,有效平衡博弈各方的利益,兼顾社会价值与公共利益的考量,制定一套真正具有可操作性、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加以落实完善,让人们开开心心过一个“绿色祥和的中国年”,这是对管理者智慧与能力的考验。

环保与民俗可以共赢

——徐清

今年春节不少人微博发起并自觉“不放烟花”,再加上限制公款购买烟花等因素,一定程度导致“烟花遇冷”。但部分人不放烟花并非意味着放鞭炮民俗的彻底改变。

且不说各地依旧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已经连续举办8年的海峡焰火晚会、北江春节焰火晚会等大型焰火晚会依然

受到追捧,许多市民甚至驱车几百里前往观看;2014上海新年倒计时40灯光秀后也燃放了烟花,烘托了欢乐喜庆的春节氛围。可面对全国各地挥之不去的雾霾阴影,要健康还是要民俗,似乎到了必须决断的时候。

众所周知,放鞭炮不仅污染环境、产生巨大噪音,还可能造成火灾、意外伤害,似乎一无是处。然而,从驱赶“年”兽开始,过年放鞭炮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之根,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节日的核心就是休闲娱乐、健康、安全、环境从来不是节日考量的核心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如同西班牙奔牛节、欧洲国家的狂欢节一样,放鞭炮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和寄托,不可轻废。

出于对中华民族传统的尊重和重视,纽约、悉尼等地特别许可华人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作为世界著名的大都会,这些城市对安全和环境的要求绝对不亚于国内任何一个城市。可见,在放鞭炮问题上,无须做放与不放、非此即彼的二不选择。

要实现环保与民俗的共赢,除了人们的自觉、自律外,更多地考验着政府的执政智慧与能力。笔者认为,应加快升级鞭炮环保标准,推动生产者改进工艺,提升鞭炮环保系数,最大程度地减少燃放鞭炮对环境的污染;探索采用类似烟草专卖的办法,对鞭炮生产和销售实行特许和专营制度,大力推广新技术,逐步淘汰严重污染的传统型鞭炮。开发电子鞭炮等新兴鞭炮,通过技术手段实现鞭炮燃放的安全而无污染;加强对燃放鞭炮的管理和引导,如划分禁燃区和限燃区,禁止在人口密集度大的核心商业区燃放鞭炮,开放广场、远离居民区或核心区的固定燃放点。

“爆竹声声辞旧岁,烟花朵朵迎新年。”从来没有哪一种方式像烟花爆竹一样,张扬热烈地表达愉悦喜庆的节日

氛围。把放鞭炮当陋习的,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禁止它;把放鞭炮当传统民俗一部分的,一定能找出各种措施减少鞭炮的负面影响。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不在放还是不放的问题上纠结,而是认真审视并认同自身文化传统,积极探讨如何放、怎么放,我们才会在历史和现在、健康和年味、环保和民俗的完美融合中,产生中国人独有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燃放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徐剑锋

虽说燃放烟花爆竹是节日大餐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剂,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安全环保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也陷入到“放与不放”的纠结中:“不放”似乎少了些许“年味”,“放”又担心空气污染加剧、安全事故频发。

烟花爆竹燃放与否,的确众口难调,在笔者看来,传统习俗应该予以尊重和保留,但也应与时俱进,追求更加科学、更为文明的方式。政府职能部门要权衡好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对鞭炮燃放事宜因势利导,有的“放”失,讲究点“天时地利人和”;就“天时”来讲,应根据气象条件作出是否适宜燃放的提前预告,如雾霾等重污染天就得颁发“禁放令”。北京、南京今年春节发布“烟花爆竹燃放气象指数”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就“地利”来说,什么地方是危险区,什么地方是扰民点,都应提前广而告之,政府职能部门不妨因地制宜划定安全区,定点定时让人“过过瘾”;再说说“人和”,燃放烟花也应以人为本,换位思考,多一些文明和理性,如果硬着头皮、顶着风险超“限”行事,不但会招致骂声、惹出事端,而且也破坏了祥和的气氛。

需要指出的是,燃放烟花爆竹并不是越绚丽多彩,越噼里啪啦作响,越预

示着热闹非凡、吉祥如意,用更加低碳安全的产品替代传统的烟花爆竹,乃是大势所趋,必须持续“发力”。一方面,生产厂家要加快打造烟花爆竹的“升级版”,多研发一些既绿色环保又危险系数低的新品种;另一方面不妨大力推广电子鞭炮、电子礼花,既能保持节日燃放的喜庆和欢乐,也可减少人身伤害和空气污染,可谓“百利而无一害”。

借助科技,让民俗更美好

——黄磊

当传统民俗遭遇污染问题,烟花爆竹的“禁”与“放”成为一个两难问题,在各执一词的争论中,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今年除夕161个城市有68个发生重度以上污染让人心有余悸,各地鞭炮声的此起彼伏,依旧证实着民众对民俗的选择。

然而民俗并非一成不变,即便是拜年,也从古老的叩首作揖,演变为短信拜年,再到微博、微信拜年。同样,鞭炮的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千年中它经历了烧竹期、硝磺期和烟火期的各种转型,随着科技的进步,无烟烟花和冷焰火已逐渐成为新生军,在大大降低污染的同时一样营造出喜庆的气氛,比如在台北101大楼、香港维多利亚港、迪拜等跨年烟火秀中,这些无烟烟花和冷焰火就大放异彩。

由此,加快科技研发、着手产业整顿,让高科技、低污染、更安全的烟花飞入寻常百姓家,或许是从源头上解决“禁、放”两难问题的一条路径。

民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鞭炮的热闹声响,烟花的美丽绽放甚至空气中一丝的硝味都是年文化中挥抹不去的浓烈记忆。尊重它,就应给它留下生存空间;而传承它,就应以最贴近时代的方式。(天快报)



近年来,“过年放炮”的古老年俗越来越遭遇涉及安全与环保的质疑,但不少民俗专家担心,禁放烟花爆竹会让春节没有了年味儿。作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习俗,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多位民俗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习俗应随时代变革

——符向军

过年燃放烟花爆竹乃千年习俗,既增添年味和喜庆,也带来祝福与祈愿。但另一方面,燃放烟花爆竹引发安全事

故的事也屡屡发生,并伴生噪音、污染等诸多弊端。

对烟花爆竹“一刀切”,一禁了事,会伤害到千年民俗,让人们心理上难以接受,但禁放、限放烟花爆竹,维护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宁祥和、节约低碳、绿色环保的生存生活环境,是大势所趋。保持